

小重^著

枪支可以走火，人性不容偏差！

近距离阅读铁路警察的“走火”生活，
描摹是非较量的大决战。

走火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走火

小重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火/小重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5306-4850-6

I. 走… II. 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3833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8.5 插页 4 字数 240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30.00 元

序

张春生



001

读这部书稿时，正赶上初春的乍暖还寒。屋子里暖气刚刚停掉，坐在书桌旁腿还有些凉凉的，可几页看下来，随着欣赏的暖流，身上热了，心里更有些激动。《走火》让我们知道了一位厚积薄发的作者，也让大家深入了解了铁路警察看似平凡其实很不一般的人生。

当然，“走火”之类的情节，过去也有人描写过。可是小重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走火》写出别人没能描绘出的大铁路小民警，把一个特殊的警种，用普通下的闪光，闪光中的美丑对比，对比里的生命颂歌，予以惟妙惟肖的刻画。于是，作品就别有一番滋味，也更有着另一种意境。

这意境，是情节盘根错节下的能关照现实引起联想的意境。当读者琢磨那种种现象的社会蕴含时，又提起萝卜带出泥，发生了许多悬念，许多枝杈。况且，语言也很好读，如雨滴叮咛，溪水潺潺，河涌浪花，崖垂清流。既有节奏又顺畅，组合成优美的交响，敲击着读者的心灵。

虽说创作要从生活出发，但小说讲究的是虚构；而虚构应该富有想像力，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起伏跌宕的情节多姿多彩地铺排开来。可这虚构并非是天马行空，风驭浮云，而是植根于社会与人生的沃土，再插上形象创造力的翅膀。于是，那沃土就既能长出鲜花绿

草,又能培植出繁枝大树。并像黄山迎客松,既壮美又委婉地演绎出一番别样的婆娑风姿。

《走火》以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的方式,具体且微又层层剥笋地写了铁路警察的大事小情。尤其是他们的感人而又略带有私密的内心活动,是小说的描写重点。对此,有人可能不以为然。因为职业的关系,警察和打击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,天然地联系在一起。而各种艺术创作,也就十分注意悬念和动作,尤其是犯罪与破案,逃离与抓捕,成为了不少作品的基本框架。甚至有的小说和电视剧干脆从头至尾“打、抓、追”。弄得这种题材像小孩手里捏的橡皮泥,只有大致轮廓,看不出眉眼高低,更不见其中的内涵与韵味。然而,到了小重笔下,在曲折情节的背后却有着一股定力,那就是把关切的目光,兄弟般的亲情,对平民英雄的敬仰,诉诸看似白描却有深意的文学描述中——

本不应该“走火”的,却无意间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,在车站派出所值班室里,有人就“走了火”。不同的人怀着各自的心思,让这个事故或引发暗火,或节外生枝,或小事没“化了”更酿成大祸,或把原本还算平静的人际关系推向了风口浪尖。又赶上铁路周围,车站内外连连发生需要民警尽快解决的纷纭事端……

于是,风生水起,雾去云来,雨随雷下,“走火”的事故变成了“走火”的故事,丰富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多彩的艺术作品。这是一种“羽化”般的提升,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裂变。

提到“通俗”,站在读者角度,是一种阅读需求,也是眼下文化休闲的需要。而为了适应市场,作家去写通俗之作,不仅没什么不妥,还要尽力为之。令人琢磨的现象倒是部分读者看通俗小说,感兴趣的是作品的“溢丑”和“媚俗”;而有的创作者却以为,作品要“火”起来,就应该“跟着媚俗和溢丑的感觉走”。何况眼下的网络文学多以“刺激眼球”为快事,这就更加助长了粗俗之作的盛行。但是看《走火》,却在通俗中有着雅音正声,寓精英意识于描绘日常之中。尤其是作者着力刻画了平民英雄。

《走火》抒写的铁路警察,是一个不怎么被关注的群体。歇后语中“铁路警察不管哪一段”,说明了大家把铁路警察摺在视野之外,或是觉得铁路警察难于与社会融合。和他们打头碰脸的是流动的人群,有的一辈子可能就碰上一面。他们打击的又是流窜的案犯,处理的当然是出行之中的“磕磕绊绊”,“婆婆妈妈”。工作很辛苦,回报差强人意。尽管会遇上难忘之事,也往往在主流视线之外。作者小重长期从事铁路公安工作,不但熟悉铁路警察的生活,更深刻了解他们的内心,并油然的产生敬意,同时要写出平凡中的闪光,继而要描绘出平民楷模,百姓卫士。

虽说小重的《走火》还只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有些地方尚欠进一步的打磨。但却从清纯中显出某种老辣,从虚构中折射出对生活的汲取。这表明了作者在初涉较大部头作品时,深思熟虑,笔力已见劲;特别是对生活的观察,已有了由表及里的认知。于是,生活奠基创作,创作提升生活。《走火》不仅仅是描写了作者所熟知的人和事,而且刻画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探查。



现实中,“走火”的事层出不穷,往往怕什么就来什么。想稳妥做官,偏偏就出了事故;以为虑事周全,可就出现了百密一疏;日子过得波澜不惊,谁知“一念之差”就轰毁家庭的完整;设计好了的人生蓝图,却在某个细节上改变了命运,甚至蹉跎了一生。因而,看小说《走火》,琢磨世事百象当中的“走火”,会给读者带来感触,带来反思,带来借鉴,带来通达,并且举一反三,终有所得。这就是《走火》的价值和阅读意义。

换句话说,把“走火”的事故,经过精心的创作变成了故事,就有了意味,有了蕴含,有了开掘,若浸润着审美,那更是有了艺术的张力。《走火》就是一部张力劲道,不读就可能遗憾的长篇小说。他出自新人之手,却给文坛带来一抹碧绿。让我们去亲密接触吧,小说已掀开它的第一页,魅力正在于阅读中。

是为序。

第一章

1

赵鹏程匆匆忙忙推着自行车跑过车站的坡道，赶着去派出所交接班。因为他昨天晚上连着做了好几个联系不上的梦。梦境里自己仿佛又拿起了久违的手枪，向着不知名的地方不断地扣动扳机，说来也怪，子弹却从枪膛里滑出来砸到自己的脚面上。他反复几次强迫自己继续这个梦境，可就是迷迷糊糊地接不上，以致于起床的时候天已经大亮，匆忙骑着自己的破铁驴奔向派出所。

这到底代表吗呢？一路上他总在心里盘算着这个奇怪的梦。自行车刚经过车站民警值班室门口的时候“砰！”传来一声枪响。

枪声来得邪乎，是从民警值班室里面传来的，肯定出事了！

他慌忙扔下车子，右手下意识地迅速朝后腰摸去，胳膊取捷径快速平举完成了出枪动作。虽然手里没有枪，但他仍侧身急步向门内冲去。

踢开门，冲进屋，顺势拉出一个准备战斗的姿势。这一系列动作他完成得快如闪电。

可是，屋里的情景却让他一时不知所措。

民警刘长路举着手枪正愣神儿呢，警长陈其嘉，民警许彬惊恐慌



张地盯着刘长路手里的枪，屋里飘散着浓浓的火药味。

甚至三个人被他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，紧张地看着他。这情景顿时让赵鹏程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情……

“枪，走火了？”赵鹏程心想。

刘长路此时已经从最初的惊慌中回过神来，他看着自己手里的枪：“我走神啦……忘记关保险了？怎么就扣了扳机呢，真他妈的……”

陈其嘉不由分说，上去一把将枪夺过来：“我的刘师傅啊，你想吗啦！！”许彬看看陈其嘉，又看看刘长路，然后对着赵鹏程，嘴里不停地叨咕着：“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”

赵鹏程对这件事情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匆忙中抬头看见挂在正面墙上的钟表：“我，我今天要迟到啦，你们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”说完转身走出屋，顺手带上了门。

跑过站台，跑上楼道，因为跑得太急，上楼的时候差点撞上前面的内勤民警单文。单文回过头来抖搂着手里的食品袋：“老赵，你抢头一名有奖啊？急吗呢，我的浆子都洒了。”

他连忙摆着手：“没注意，没注意！我有点急，今天晚啦……”然后快步奔向自己的办公室。

民警值班室里。刘长路懊丧地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嘴里不停地在嘟囔着：“真他妈的邪门儿，真他妈的邪门儿。”

许彬仍然惊魂未定地看着陈其嘉手里的枪：“其嘉，这可怎么办呀？”

陈其嘉没好气儿地冲着他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？就他妈的知道问这个，天天逗，嘴也没个把门的。你要不戳长路肺管子，他能走火吗？！”

“这也不能全怪我呀！”

“不怪你怪走道儿的呀！”

事情的起因很简单。接班的时候刘长路来晚了，刚进屋许彬就和他逗：“老大，昨天晚上又炼了吧？眼眶子都青啦，别太只争朝夕啦，身体可是拼命的本钱。”

“我愿意！又没和你姐一块炼，你搞政工有瘾怎么着？想当教导员？”

在派出所的民警里边刘长路说话冲，嘴损是出了名的，这点陈其嘉已经习惯了。从穿上警服到派出所的那天起，就是刘长路带着他值勤，带着他解决旅客之间的纠纷，带着他抓流窜犯罪嫌疑人，他从心里佩服刘长路。直到现在自己当了警长了这种心态也没改变。

“你又绕着圈儿骂我是吧？”说着话，许彬把手枪递过去：“发你杆枪，抓紧找人多的地方转转去吧。”

“老子扛枪的时候你还得喊我叔叔呢。别忘了咱可是当过正规军的！”刘长路接过枪，熟练地摆弄着，先按卡簧弹出弹匣到右手，抬高枪筒用力来回拉动枪机，当证实枪膛里没有子弹蹦出，扣动扳机，然后“咔嚓”一声顺手将弹匣推了回去。他是在按交接枪程序进行验枪。

“噢，那解放军叔叔干吗还复员呀，继续混下去不就得啦。到最后怎么不弄个团长旅长的干干？”

“要不说你缺心眼呢。和平年代呀，没有战争显不出我们侦察兵来，所以才复员回来，找个显出能耐的工作，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吧。”刘长路举着验完的六四式手枪说。

“你就吹吧，一百斤的牛到你嘴里就二十斤肉，剩下80斤那个……”许彬眨眨眼跟上一句。民警之间的玩笑和调侃有时候很过分，大家都习以为常。陈其嘉也没在意，继续翻看着最新下发的协查通报。查缉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是车站值勤民警的业务之一，经常查看协查通报能使他们在工作中有目的地进行查缉。

“你小子跟我冒坏是不是？我抓的那些被通缉的，作案后外逃的嫌疑人少说也能编个加强排啦。为吗？还不是叔叔我眼毒！”

“对！你毒。毒得一眼就瞄上个开宝马的富婆。”许彬讥讽道。

“你少我和贫。”刘长路的语气突然间有点升温：“开宝马怎么了？富婆怎么了？我自己的事我他妈愿意。我就烦你们传老婆舌头，跟老娘们儿似的。”说完话，顺手又拉动了枪膛。

陈其嘉正好抬眼看见这个动作“唉哟”声还没喊出来，刘长路已



经又按照验枪程序再次扣动了扳机。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子弹从枪膛飞出，打进对面的墙内，然后反弹出来，走了个斜线直钻进大门里面，弹头重重地镶在铁皮大门的背后。屋子里的三个人顿时直了眼儿，一动都没敢动！

此时，陈其嘉的脑子飞速地思考着：不能让这件事情走漏风声。

自己马上就要竞聘副所长了，这个机会来之不易。师傅刘长路这么多年来也总是阴差阳错地赶不上点儿，最近所里已经研究他的组织问题了。一旦“走火”这事曝光，对他来说就意味着鸡飞蛋打，对自己更意味着……想到这儿，他一咬牙对二人说：“事情已经发生啦，咱就得赶紧弥补。长路，去找找你过去的战友，弄颗六四子弹补上应该没问题吧？许彬，你负责擦枪，动作要快。我去找腻子 and 油漆想办法处理现场。这支枪擦好后我带。赶在交接班前，不！最好中午以前就把事情办好。”

许彬忙伸出手，好像要拦阻他似的：“其嘉！老赵看见了呀，他不会报告去啊？”

陈其嘉犹豫了一下，把目光移向站在门口的刘长路：“他不会！这么多年他不招灾儿，不惹祸的。再说几年前为了救他，我在医院躺了两个月，他欠我人情，他肯定不会说。”刘长路的声音虽小，但很坚决。

“那好，事不宜迟，抓紧办！”陈其嘉看看仍犹豫不定的许彬，眼眉一立脾气上来了：“出了事我负责！许彬，别忘了，长路可是咱们的师傅！”许彬嚅动几下嘴唇，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

回到办公室，赵鹏程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。不停地围着桌子转圈，很懊悔自己为什么冲进去。其实完全可以透过窗户先观察一下呀，而且走火的还是平时跟自己很说得上的哥们儿——刘长路，这下可是进退两难啦。凭他对陈其嘉刘长路的了解，这俩都属于胆大敢干的那种人，没事的时候嘻嘻哈哈，出了事绝对敢搪事儿。倒是许彬胆子小，随风倒。可他架不住陈其嘉刘长路这老二位招呼，肯定会装

聋作哑。枪走火的事他们就敢乌七麻黑地瞒住,百分之百的不上报。想想这么多年来教导员韩建强对自己的那副嘴脸,他心里就发恨,今天又是他值班。平时他注意观察过韩建强对民警的交接班,知道他从没按规定带班交接验枪。正好借这个机会给督察队打个匿名电话,捅他个屁滚尿流。可就因为当事人是刘长路……他一时拿不准主意了。他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抽烟,不停地转圈,不停地悄悄念叨着……

这么多年来,他既想看见枪,摸到枪。听见枪声,又怕听见枪声。枪与枪声就是赵鹏程的梦魇,就像多年缠绕不清的乱麻始终捆绑着他的肉体 and 神经……

那还是二十年前秋天的一个夜晚,车站的灯火照例映红了沉沉的夜幕,仿佛告诉出门在外的人们,这个地方有暖和的气息,这个地方可以打尖歇脚,还可以奔赴久违的家乡,所以无论春夏秋冬车站的人流总是川流不息。

仲秋的夜风夹杂着丝丝凉意,不断地吹拂着赵鹏程的衣衫。

他穿着便衣,跟在徐雷的身后,已经将车站内外容易案发的地方巡视了一遍。从上夜班起,师傅徐雷就带着他们几个师兄弟巡视站区。说起来凡是有车站的地方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小偷和骗子。他们有的三三两两聚居在车站周围的小旅店或澡堂子里,有的则单人独骑,逢旅客高峰的时候就会出来觅食。有的夹杂在进站旅客当中掏兜,俗称“挑皮子”。有的发现大活儿就跟着旅客进站,趁上车拥挤的时候在车门边下手行窃,俗称“吃车门”。这些人给车站的治安带来不小的隐患,他们好像与生俱来的就对警服大壳帽这类东西敏感,所以车站总会在着装民警上岗的同时,配有便衣民警交插值勤。任务就是发现和抓获在车站偷盗的不法人员和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。行内的话叫“搞发现”,“打现行”。

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,他想过去让徐雷回去休息,昨天办公室的同事偷偷告诉他说,徐雷很快就要升任刑警队副队长了。他心里仿佛



有许多话要和自己的师傅聊聊。忽然走在前面的徐雷原地不动了,慢慢地从口袋中掏出根烟叼上,双手不停地在周身摩挲着。跟随徐雷多年的他,从这个细小的动作中立即感觉到:有情况!师傅发现目标了!

果然,徐雷转回身小声对他说道:“给我点上火。”他拿出打火机凑上去把徐雷举着的烟点着。借着低头点烟的空隙,徐雷用眼神带着他的眼睛迅速朝广场的栅栏处瞥了一下,顺着他的眼光望去,两个男青年,一高一矮,稍高的那个拎包在前,另一人差几步跟在后面,混在旅客中间往车站内走,两人不断地用眼神交流,紧张地扫视着四周。他们穿得略显破旧,头发好像几天都没有梳洗。但从他们相互交流的眼神中,看得出他们俩认识,却又不走在一起:“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。”

两个男青年走过栅栏,经过他们身边走向进站口。

徐雷向前方的两名便衣民警发出了拦截信号。两名便衣注意到走向进站口的“目标”,马上呈夹击之势,上前挡住了去路。

两名便衣民警迎上前去,向男青年出示证件后,对其进行着简单的询问。当示意他们将提包打开时,两名男青年当中的一人极不情愿地把包放在了地上,弯下身去拉动提包拉链。

情况瞬间发生了变化。站在旁边的另一名男青年突然伸手向怀中摸去,一直在警惕着的便衣民警马上做出反应,一把按住对方的手,上前顺势将他掀翻在地。与此同时另一名民警也向放提包的男青年扑去,四个人扭打在一起。徐雷和他不约而同地冲上去协助同事缉拿嫌疑人。但就在他们刚刚移动脚步的时候,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使他俩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一种来自侧面的危险:“是急速的脚步声!”他不由自主地回转身去。在他们身后侧面,一名男青年边向这边跑着边向腰间掏着什么……他们是同伙!这个人是来解救被擒同伴的!快速反应过来的赵鹏程没有犹豫,迎向目标大声喊道:“不许动!我是警察!”

对方没有听从警告,冲他们掏出了手枪。

“不许动!警察!”他边喊着边用右手迅速的往后腰摸去,一把握住枪柄,快速将枪拔出,取快捷方式平举枪口对准目标扣动扳机。

枪,竟然没有打响。他脑中一片空白,愣在那里不动了。

“闪开!”随着这一声喊,他感觉自己被一股力量重重地推倒在一边,就在他要倒地的时候,看见徐雷已经举着枪迎着对方冲了过去……

以后的事情,是他赵鹏程终生最不愿意想到和提起的,他被徐雷推倒的时候,歹徒已经射出了第一发子弹,师傅徐雷用身体挡在他和战友的前面,迎着子弹冲了上去。那是两支五四式手枪,敌我二人近距离地对射,子弹呼啸着从双方的枪膛里飞出,双方都被对方的子弹打得血肉翻飞,不住地趔趄,直到徐雷一枪命中歹徒的眉心。看着对方倒在地上,才轰然倒下。这一切,仅有短短的几秒钟。

他连滚带爬地冲过去抱起徐雷,看见他艰难地张开嘴:“你的枪,枪,怎么没,没打响啊……”然后紧皱着眉闭上了眼睛。

“师傅,师傅,我打了呀!枪没响啊!”

事后经审讯其他两名歹徒,知道他们是在原籍撬了一个武装部的保险柜,盗窃大小共七只枪,一路抢劫到平海市的。这可是特大案犯。歹徒受到了应有的制裁,徐雷被授予烈士,一级英模的光荣称号。另两名民警也被授予立功奖章,而他赵鹏程却天天关在屋里书写着那天的事情经过。事后同志们帮他解开了这个结,他在完成拔枪这一系列过程中缺少了一个环节——那就是打开保险。如果当时他能再冷静一些,如果当时他能像平时练习那样拔枪击发,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。

当然,这一切都是假如,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。但他从此远离了欢笑。不知道是不能原谅自己关键时刻的失误,还是想惩罚自己的无能,他总是每天挎着手枪练习着同一个拔枪的动作,快速出枪,在出枪中顺势打开保险,取快捷方式平举枪口,对准目标,连续不断地扣动扳机。时间一长,屋里的同事都认为他魔怔了,谁也不敢进办公室。这样的举动自然引起领导的注意,于是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过话后,他便交出了手枪,不情愿地来到平海站派出所当了一名内保民警。



也许是出于对他的关心，也许是了解到他平常近乎于疯魔般地拔枪练习，派出所换了几任所长，都没有让他接触过枪支，即使有紧急任务，也只让他留守在所里值班。就在几年前一次围捕扒车越货的歹徒时，无论他怎么急赤白脸，甚至有点哀求的要一同执行任务，教导员也没有把枪发到他手里。

上任不久的所长张东平知道这件事情后说了一句话：老赵太想打响这一枪了。

在屋里来回走动的赵鹏程又将思绪拉回到眼前。自己这么多年点儿太背啦，就因为二十年前的一次失误让他吃了不少亏。现实的反差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同期的师兄弟们两个当了处长，好几个都在科室和派出所里负责主要工作。论各项业务，自己不比他们差甚至还要强；论说，论写，自己可以说是出类拔萃；论能力，谁比谁傻多少呀。可现在，别说是以前的师兄弟们和自己疏远了，所里的领导也不待见自己，就连刚刚干几年的小毛孩子都要竞聘副所长，自己想竞聘，面子没地方搁岁数又过了岗，想想心里就不平衡，往哪儿说理去呀。反过来再说教导员韩建强，和自己岁数差不多，不到五十岁，可整个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遗留物，革命旗帜高举外带着马列主义上刺刀，专扎别人不扎自己。成天价跟谁都没个笑模样，仿佛面容和善一点架子就端不住了，长得就跟政治似的。新来一年多的所长张东平人倒是不错，有魄力，敢想敢干，耳朵根子硬，心里有主意。可对自己总是敬而远之，不过想想也是，自己在刑警队的时候他还是个刚进公安的小民警，也许是心理上没什么优势吧。

想了半天，赵鹏程还是克制不了自己心里的冲动，决定再去值班室转转，验证一下自己的推断。

平海市地处渤海湾，本身就是一个集工商业和旅游于一体的城市。车站地处城乡结合部，因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来往频繁的客、货列车，使平海车站每天都川流不息地向外发送几万名旅客，几百列货

车,又海纳百川般迎来同等数量的旅客和列车。扩建后的站区按照各种功能分为前广场、后广场、候车区、售票区、操车场、货场和与之相邻的十个站台。派出所值勤组的值班室就位于前广场和候车区之间。

赵鹏程特意在车站的售票处、候车室和前广场溜了溜,然后才装作没事似的推开了民警值班室的门。许彬看见他进来了忙从桌子后面转出身来:“赵师傅,您找长路吧,他出去啦,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“呵,我不找他。”

“那您坐会儿,我给您倒杯水。”

赵鹏程摆摆手没有再说话,其实他也想不起要和许彬说什么,因为他已经把屋里的情况看清楚了。墙上的弹孔已经腻子上了,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,他们是决定把走火的事自己消化,选择顽固到底了。

看着赵鹏程走出门的背影,许彬一把抓起手持电台:“警长,有吗?警长,有吗?”

“踩你尾巴上啦?叫唤嘛!有,有!”电台那边传来陈其嘉的声音。

“老赵刚从屋里出去,我看他去候车大厅了。”

陈其嘉也相信刘长路的判断,赵鹏程不会把事情讲出去。可当许彬从电台里告诉他老赵来值班室以后,他的想法又动摇了。自己刚刚把大门和墙上的两个弹孔用腻子和油漆补好,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?来看看我们是怎么糊弄的?还是想暗示一下让刘长路放心。正犹豫着口袋里的手机响了:“喂,喂,其嘉,子弹我弄到了。估计过一会儿我就回来。”

“长路,千万别是新子弹。”

“我知道……没什么事吧?”刘长路问道。

“没什么,就是老赵来找你,可能有话要跟你说吧。”

2
一路走到候车大厅的赵鹏程还是没改多年的老习惯,心里想着



事眼睛却没闲着。这也是铁路民警的职业习惯,总是用眼睛扫视着周围,别人看着还不知道他们琢磨什么呢。

还真让他盯着一个家伙。不远处第三候车室里面一位个头不高,留着有点夸张的分头,整个身材都让隆起的肚子占据了的四十多岁的男人,不仔细看就像个朵朵,两头尖中间圆,正对着一对年轻男女不停地连比划带说着什么。

赵鹏程看见那两个男女青年仿佛被说得动了心,不停地向这个朵朵询问着什么,他不由得轻轻地向前凑了过去。

“你们要去杭州就只能坐这趟车了,其它的车次都没票啦。不相信去售票处问问。一准没有!我不多要你们钱,一张票才加五十块钱。我也不容易呀!”朵朵还在游说着。女青年看着身边的男青年:“不行就买吧,反正也是卧铺,多点就多点吧。”男青年下了决心冲朵朵点点头:“我们买啦,票可得是真的呀!”

朵朵脸上的表情更丰富了:“保证是真的,你们出钱还能给你假票吗?你们也不打听打听,我老四从没干过这种缺德事。”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个手机,按几下号码冲话筒说:“大哥,我联系好啦,两张杭州卧。对,对,一张多加五十。行,行,我这就带人过去。”

赵鹏程已经全看明白了,这小子肯定是票贩子。

这么多年他很少与值勤民警接触,也不去管站区的事情,省得让别人说他手伸得太长。假如放在平时看见这事,他说不定也就睁一眼闭一眼,当没看见。可是今天正赶上他心情不好,一股说不出的火气顶上来,几步走上去,一把抓住这个朵朵。

“你卖高价票还不算干缺德事?走!”朵朵浑身一抖,猛回头看见个头发花白,穿着一身便服身材有点佝偻的人抓住自己,信心立即树立了起来:“老头,你别多管闲事儿,这儿有你的吗?”说着就去扒拉抓住他衣领的那只手,一下,没拨动,他运了一下劲再拨,还是没动。赵鹏程抓他的那只在衣领上入扣了:“你还想跑?我是警察!跟我走一趟!”然后回头对那对男女青年:“麻烦你们也和我回派出所一下,作

个证。”

“你是什么警察,长得跟个老丝瓜瓢子似的,你有什么证明?多管闲事。我告诉你呀趁早松开我,别我一用劲伤着你。”朵朵不屑一顾地看着赵鹏程。

“你小子嘴还挺硬,给你看这个!”说着话赵鹏程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,同时他也意识到,自己从上班到现在光想着走火的事,还没来得及换上警服呢。

朵朵刚看到工作证有点发怵,但很快又恢复了流氓本相:“这东西我也能做,外面假的多得是,你松开!你他妈的再不松开我抽你啦。”

赵鹏程真上火了,手里一用劲拧得朵朵直咧嘴:“混账玩意儿!你们家大人造你的时候没造嘴是吗!”

朵朵身子往下一褪,顺手照赵鹏程的肚子给了一拳,谁知道赵鹏程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,在他褪身子的时候抬脚踹了出去。朵朵的拳还没打到,自己已经先坐倒在地上,并且像冬天的小孩子滑冰车一样,跣溜一下子滑出好远。还没等他爬起身来,赵鹏程的一只脚已经踩到他胸口上:“跟我动手,你还嫩点。”

“警察打人啦!警察打人啦!”随着朵朵连声的喊叫立即围上来四五个人,还不停地推搡赵鹏程:“你是警察还动手打人,你怎么执法的!”

“哪有这样的警察,简直是土匪,上来就打人家!”

“大家看看,打完人还踩着人家不让动,这不是欺负人吗!”

这几个人边推搡边从赵鹏程脚底下往外使劲拽人。赵鹏程眉毛一拧脸绷得紧紧的,手又下意识地朝腰间摸去。

“都他妈的住手!”随着陈其嘉的一声喊,他人也来到了跟前。

其实这一幕陈其嘉早就躲在一边看了半天啦。他到候车大厅来就是想去和赵鹏程打个碰头,他想知道赵鹏程来值班室的真正目的。可刚迈进候车大厅的门他一眼就看见赵鹏程冲着老四在运气呢,就知道老四肯定有麻烦了。这个老四也太嚣张了,竟敢跑到候车室里来拉客,真他妈的眼里没人了。他刚要过去轰走老四,可又一想,让赵鹏

